

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法國世界盃(三)

曾有朋友在收看電視台製作轉播世界盃節目時，總會對我有疑問：為何要找一些對體育不專業的電視藝人做主持或記者呢？在我而言，找些對足球有認識藝人去當當然最好，但所謂專業又是怎樣釐定呢？是對足球有認知、認識球例、識踢波、喜歡睇足球比賽嗎？說到底，這些「不專業」藝人，電視台把他們定位為代表普羅大眾的球迷，由他們去問足球專家如何觀賞球賽，或是去做訪問等等，大部分觀眾對他們感到熟悉，這樣就比較容易入屋，觀眾對節目亦會較深刻，更能吸引一班不是球迷的觀眾收睇。

至於他們採訪或訪問的技巧，是可以訓練的，如果做得不夠理想，可能該歸咎訓練不足；我曾經跟一位體育系教授討論過，他覺得體育記者主持就應該找一些體育系的同學擔任，因為他們專於體育，我並沒有否定他，但我認為這並不是最重要，更重要的是怎樣去採訪，以及如何把觀眾想知道及有興趣的資訊發掘出來，正如不可能找一個醫生作為一個醫療節目的記者一樣，一個主持記者最重要是如何去搜集資料，找出一些觀眾想知道的資訊及問題。

1998年法國世界盃，我就找了幾個藝員擔任主持，包括陳芷菁、袁彩雲、韓毓霞、潘宗明及兩位體育記者前往法國採訪，芷菁英文流利，反應快，並且勤力願意做功課搜集資料；袁彩雲曾經在德國生活過，所以英語德語也很厲害，有幾次就是因為她用德語跟球員對談，對方才願意接受訪問，這就是「同聲同氣」的好處；韓毓霞，過往參

與多次體育報道，觀眾已經視她為專業體育主持；至於潘宗明，體育系畢業又喜歡足球，更具體育採訪經驗，當然幕後有一班資料搜集工作人員支持他們，令節目得以順利進行。

女藝人們當記者主持採訪的時候往往比較容易；如果訪問一些香港或內地運動員，他們通常都認識這些藝人，十分願意做訪問；如果訪問外國人或球星，見到親友，也總是比較願意做訪問；但如果撞一班比較瘋狂熱情的外國球迷，這些球迷有時會強吻我們的女主持，甚至把女主持抱起拋高，所幸一切都安全，而我們的女主持也可以玩得很投入。

當年接近決賽，為了加強宣傳吸引觀眾，就找來藝人黎明參與節目。他到達巴黎就到國際廣播中心辦理世界盃記者採訪證，辦完採訪證後，見到球場進行拍攝，卻突然發現不見了護照，當時大家也很徬徨，黎明則比較生氣，因為他決賽後要馬上回香港工作；三個小時後，在國際廣播中心突然有位工作人員前來找我，拿着一本護照問我認不認識這個人，原來就是黎生在辦採訪證時遺留的護照，在中心內，就只有我們電視台是中國人，所以拿護照找到我們就很大機會找到失主，找到護照後大家馬上放下心頭大石。



與陳芷菁、袁彩雲攝於法國巴黎，1998年世界盃決賽前夕。 作者提供

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十五磅肉換金牛

近日看到有趣的一則新聞，就是九巴公司向九巴及龍運員工宣佈推出的「員工健康月」了。獎勵員工自動「瘦身」，體重第一個月若能減輕五磅，隨即可獲獎金二百元；次月再減五磅獎三百；第三個月減五磅又得五百，如體重在三個月內減到十五磅，便可獲取一千元。計劃內還包括邀請中醫為員工把脈，教導員工按摩穴位保健。

減磅計劃，大概主要為車長大叔而設吧，一百三十磅初入行的車長小哥，減無可減，應該不可能受此優惠；換句話說，這樣標準磅數，是不是底薪可以多加一千，就等勞資雙方商討了。

因為計劃書中，未見提及瘦身對象以多少磅數員工為主，不過就日常搭乘公車所見，無論九巴、城巴、小巴，車長大叔似乎都有固定形象，百分之七十以上，平均體重看來多已接近一百五六十磅，中年發福固然是普遍生理現象，相同生活習慣，也可能是導致意外發育的主因，比如說，糖多油多味精多卡路里高的盒飯碟頭飯，以及休息時間減壓解渴促肥的啤酒，都是這行業少不了無可避免的日常嗜好。一般視紅燒火腩肉為無以

上之享受呢。

平心說，車長們外表還是精壯者多，不過為健康計，積極響應瘦身總有好處，至少未能由自己可以控制隱疾發作的交通意外，就可以大幅減低了，這不僅是自身及家人之福，還是整個社會之福。所以九巴的「瘦身計劃」，不應只限於「月」，全面全年實行才更需要，有感交通意外無日無之，「瘦身計劃」對其他交通服務機構也應同時推廣，私家車車主亦不能忽視。

為了全民健康着想，獎勵計劃最好交由政府來辦。除車長外，同時亦可惠及乘客，入閘拍卡機地板下設隱形磅機，超越一百六十磅者加收車費百分之十，雖然不是獎勵之「惠」，也是提醒閣下注重健康的溫馨罰款之「惠」。



瘦了身，人靚車也靚。 作者提供

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拋掉幻想

從來沒想過，戰爭離我們這麼近。當然，二十一世紀的戰爭，不再只見硝煙，或者只是半硝煙，而在無遠弗屆的網絡。

那天休假，專門去元朗看電影，上車後收到女友和女兒的信息：元朗站下午二時關閉。我一時摸不着頭腦，想想，看完電影還不到兩點，來得及「逃走」。之後，我到超市買點東西吃，冷冷清清，氣氛卻逐漸緊張，看到管工過來跟用膳的員工說，趕快吃完回家吧，萬一有什麼事，老闆不一定會賠償，因為你們是自僱人士。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……

我也隨即向元朗站方向走去。從未見過如此清冷的商場，有些已提早關門。剎那間，有種因為沒有人擁擠而如釋重負的輕鬆感，很想好好享受這種難得的清靜悠閒。卻不知不覺到了車站入口處：鐵閘徐徐而下，有人動作迅速地彎腰衝進去，有人望門興嘆，有人用手機拍照。我則愣住了，一下子不知所措。

望着那道普通的鐵閘，看着閘內的人頭和門外的身影，那場景恍如電影中趕不上救援車的生離死別場面，抑或隔着監獄鐵門互相道別。我緩緩向後退去，另外取道，走出商場。

在回家的車上，我有種「逃出虎口」之感，也罕有地向家人和朋友們報平安。不知什麼時候起，我們已開始出門要擔心能否順利平安回到家，我們不敢隨意講話，朋友之間不再那麼交心，擔憂不小心惹怒身邊的人，甚至對走向我們的陌生人有一種本能的防範……

之後，收到幾位朋友不約而同發來的信息，指這是一場「殘酷的戰爭」，惡勢力不但打攔公共財物，阻撓市民通行，火燒民間商店，更重要的是，摧毀了「香港法治精神」和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」——這需要長期建立。

雖然還不用像烏克蘭或中東國家人民般，走上離鄉背井的逃亡之路，但感覺失望、無望卻與日俱增。

過去半世紀，香港雖然經歷了多次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，但那些危機往往是國際風雲波及這個小小卻全面開放的經濟體。不像這一次，兼具內因和外因，兼及長期的深層次矛盾和新時代的世代衝突，兼及網絡輿論戰和經濟貿易戰等。

或許，換一個角度看，經此赤裸裸一役，讓那些終日抱著「過去好時光」和「西方月亮圓」的人面對現實，你可以不認同自己的身份，卻改變不了身上流着的血液！



方寸不亂 芳芳

不道德的誘惑

明珠台有個節目《童一個世界》，由醫生科學家主導，從英國各地和全球找來數百名兒童，從他們居住地方和所受的教育，以及塑造他們成長的背景，探討7歲前兒童的發展過程，他們如何分辨對錯在現代社會的角色。

有趣的是，其中一項測試竟是一個「不道德的誘惑」，把兩組不同年齡的孩子，帶到一間「糖果店」，店員請孩子「代為看管」店舖。在七彩繽紛的「糖果誘惑」下，3-5歲組別的孩子不需1分鐘便失控了，還為自己的「瘋狂掠奪」給予冠冕堂皇的藉口，說是「幫別人拿」之類。

在朱古力蛋糕面前，3歲孩子完全沒有自控能力，瘋狂開餐是無可避免；但4-5歲孩子的自控能力有所提升，知道不付錢予取予攜是不對的，但短時間已嘴饞難耐；6-7歲明白偷吃是不道德行為，忍了20分鐘仍未失守，他們較能控制自己的衝動，但亦受群組影響。在監視器的鏡頭下，研究組派了一位「不速之客」進入糖果店，帶頭破壞規矩，不問自吃，予取予攜。這下子有了壞榜樣，完全改變了孩子的自控力，6-7歲孩子好像獲准了做壞事，盡情肆吃，當警車經過，他們會恐慌躲藏，因為知道自己做了壞事，但又會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掩飾。

當調研的醫生向孩子查問「罪案」是如何發生的？6-7歲孩子竟然一人一句作古仔，發揮無限想像力，「是一群戴黑面罩、戴黑帽的賊人，來到打劫糖果店，不單予取予攜，還叫負責看舖的他們吃一點，他們不肯吃，於是賊人把糖果強行塞入他們口中……」結論是，英國兒童的情感衝動，勝過邏輯思維。

香港現時也有一批打砸、放火、傷人戴黑面罩的成年人團體，其中不乏大學生，他們受到政治鼓動，以為打砸、放火、傷害政見不同的人獲准了，同樣是情感衝動勝過邏輯思維，把犯罪行為合理化，還要把大學作為他們的避難所。他們分辨對錯在現代社會的角色，不是與6、7歲孩子一樣嗎？



百家廊 鍾倩

當秋風吹疼了滿樹黃葉

小時候我經常聽老人說，秋風掃落葉的時節，就會帶走一些人。那時候不明白什麼意思，成年後才懂得，這個季節總有人離開我們，加之秋季更容易使人傷懷，所以思念的分量也會加重。

前段時間，有個朋友的婆婆去世了，她年過八旬，由三個子女輪流伺候。起初，家人攙扶着她能出來曬曬太陽；慢慢地，出不來門臥床了，再後來，老人消瘦、身體蜷曲，就像個孩子一樣被抱來抱去。那天晚上，朋友值班，照例給她餵完飯、吃完藥，就抱着她放到床上睡覺。然而，不一會兒，發現她沒了呼吸，趕忙通知其他家人，並撥打了120。子女們和救護車先後趕到，醫生經過檢查發現老人器官衰竭，這時候，家人做出一個決定，放棄送到醫院救治，拒絕插管，讓老人靜靜地離開。於是，空蕩蕩的救護車離開了，駛入夜色深處，卻留下了一個老人最後的尊嚴。

事後，朋友說：「老人走得很安詳，就像睡着了一樣。如果送到醫院搶救，勢必進行電擊和各種插管，或許能夠使生命延續幾天，但是那樣她會非常痛苦，兒女們也會很難受。」面對「放棄插管」這道問答題，的確是一個艱難的選擇，愈來愈多的人能夠認同，但是最後關頭，「善終權」往往在淚水橫飛和利益衝突中敗下陣來，就像有位醫生朋友所說，有多少人能夠「我的死亡我做主」呢？

想起住院時認識的一個女孩叫明明，腎病，雖然才18歲，但患病史已有8年之久，是個老病號。她身體矮小，面色蠟黃，看上去比同齡人要小5、6歲。父母在路邊賣炸油條，哥哥在外打工，沒有人陪床，她也不抱怨。有些時候，她打完吊瓶已經下午3、4點，她一手拎着澄黃液體晃動的尿袋，趑趄趕起地出去吃飯。好幾次

她憋得喘不上氣，臉蛋漲得紫紅，很是嚇人，彷彿那間停止了呼吸，最終，經過搶救她又活了過來。她從不避諱談自己的病情，抑或是從不忌諱說死亡，有一天，母親忙完生意過來看她，拎着一兜蘋果，她說：「你們別管我了，我也不想累贅你們，求求你們一件事，你們別離婚，我死了後好好過，好嗎？」說着說着，她的母親紅了眼圈。後來聽保潔阿姨說：「每過一段時間明明就要來醫院透析，醫生都很同情她，她每一天都活得小心翼翼。」住了不到一周，她就出院了，因為醫藥費欠費了。臨走時，她挨個病床給大家告別，蠟黃的臉龐，擠出沉重的笑容，很多人都欲言又止。她出院後，醫生說她時間不多了，她自己也知道，簽訂了遺體捐獻申請書，家屬那一欄她讓哥哥簽的字，哄騙她說簽了能給一些補償，可以給自己治病。我不禁想起她之前說過的話，「我活着什麼也做不了她了，死之前一定要做件有意義的事，把遺體捐出去，說不定哪天就能攻克這種病，也有我的一份貢獻！」想到這裡，我既感動，又心疼。

有人說，死亡就像說一聲「晚安」那樣，然後安然熟睡，永遠不再醒來。我怎麼也想不明白，就這樣輕鬆地說「再見」嗎？就像這個秋天國內某地接二連三發生的意外事故，那些逝去的生命，就像位於北半球的印度國家種族制度碾壓下的卑賤生靈，瞬間變成齏粉，夾雜着太多的沉重、憂傷和無奈。

每當疼痛的颶風席捲我的身體，我都有種被掏空的感覺，待大汗淋漓退下，頓覺又活了過來。但是，真正體味過生活的各種苦難，飽受過無盡的委屈、喜悅、無常和絕望後，你會發現，我們哪一刻不是在經歷死亡？我們哪一刻又不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中？今年第一場秋雨的那個夜晚，我讀了一本意猶未盡的書《微物之神》，作

者是印度作家阿蘭達蒂·洛伊，書中講述了發生在南印度一個叫喀拉拉村莊的故事，那裡的人們充滿古老的憂傷，卻從不流一滴眼淚，因為淚水已經流乾。其中，異卵雙胞胎瑞海兒和艾斯沙的母親阿慕，遭受種族歧視，沒有法律地位，甚至也沒有愛的權利。然而，她逾越禁區與賤民維魯沙相愛，維魯沙被警察暴打致死。31歲的她則死在一家骯髒的小旅館裡，兩個孩子都不在身邊。作者的描述令我深受震動，心靈久久不能平靜。「火葬爐的鋼門上升，永恒之火低沉的嗡嗡聲變成了一陣紅色的怒吼。熱氣向他們衝過來，像一隻餓得呼呼的獸。然後，瑞海兒的阿慕被她吞嚥了，她的頭髮，她的皮膚，她的微笑，她的聲音，她在孩子睡覺前用音樂來哄他們的樣子，她的晚安之吻，她以一手握住他們的臉，以另一手為他們分開頭髮和梳理頭髮的樣子，她拉開燈籠褲讓瑞海兒穿上的樣子。這一切都被那隻獸吞嚥了，而她感到十分飽足。她是他們的阿慕和他們的爸爸，她以雙重的愛來愛他們。火葬爐的門「喀啷」一聲被關起來了。沒有眼淚。」

如果說火葬爐是人間的最後驛站，那麼記憶則是一座更大的火葬爐。我突然懂得，死亡是認知這個世界的起點，也是無限的愛的輪迴。每個生命都是渺小的、卑微的，如螻蛄、似草芥、如砂礫，當一個人緩緩行至終點時，留下的只有對這個世界的愛，輕盈的，雋永的。然而，究竟經歷過多少顛沛流離，才能抵達終點；究竟品嘗過多少愛恨嫉妒，才能順利靠岸，沒有人能夠說得清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小心翼翼地活着，轟轟烈烈地追夢，然後微笑着離開，像長有翅膀的小天使那樣輕盈地翱翔，畫上一個靜謐的結尾。

正如窗外的景色，秋風吹疼了滿樹黃葉，帶走了所有的眷戀，留下一地的惆悵與細碎。



周南主任接見楊流昌部長與筆者，三人相談甚歡！ 作者提供



書聲蘭苑 廖書蘭

周南的一顆香港心

「金秋送爽，丹桂飄香」，在我的生活經驗裡，對於丹桂飄香可說是了無體驗；即使是我熟悉的香港和台灣，桂花綻放的季節也只是一種似有還無的淡淡幽香。有時候還得靠自己，用心地去尋覓這一種香氣。而今秋，就大大不同了，濃郁的桂花香撲面而來，這花香籠罩着我，甚至籠罩着中原大地。

今年應中聯辦台務部邀請，從武漢到三峽看大壩，途經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家鄉——湖北秭歸縣，一路上都聞到濃得化不開的桂花香。

到北京參加新中國七十周年大慶，據我所見，無論在天安門廣場前、長安大街上，甚至老百姓的胡同巷弄裡，到處都充滿着國慶節日的氣氛。桂花也選在這個歡樂的季節像過年放鞭炮一樣，噼里啪啦地開遍了整個京城，京城也隨之瀟灑着處處桂花香；看那連花兒也開心地跑來看熱鬧，這可真的稱之為普天同慶了！

藉此良辰美景我與楊流昌部長拜訪了周南社長。我們依約先到了周府客廳，約莫等了一兩分鐘後，就聽到周南原社長宏亮的聲音「你們好！」他出來了，三年不見，他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鑠，氣色清雅；他思路清晰敏捷，我們暢談一個多鐘頭，老人家非常關心香港，他對香港實際情況的掌握遠比我們還清楚，他對香港目前的局勢分析精闢透徹；以他老耄之年對香港仍有如此關愛熱忱，頗有港人痛自己己痛，港人溺自己己溺之心。他說到，看見小孩子成為憤青，十分痛心，他甚至認為自己的工作還沒有做完！

忘記與背叛

這部書需要巨大的勇氣，這並不單指它煌煌四大卷的龐然大體量，也不單指它縱達十多年、橫跨數千里的時空維度，而是它給閱者帶來的直撞心門有如原子裂變的一輪又一輪震撼。

在讀這部小說的時候，我的腦海裡不斷閃回着索爾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島》，同樣的兩個古老而苦難的民族，經歷了相似的兩個野蠻的時代。當索爾仁尼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，他曾說過：「在死亡到來之前，無人會被寬恕。」索爾仁尼琴在前蘇聯的集中營裡承受過常人無法想像的折磨，他至死都不原諒那些無法抹去的暴行，儘管他是虔誠的基督徒。

少年于艾平在「特殊的監獄裡」的遭遇，絲毫不遜於《古拉格群島》，但《原諒，但不能忘記》中投射出的那些歷盡磨難的人性光輝，卻超越了憎恨、怨怒，作者選擇了「原諒，但不能忘記」的終極立場，是他在那些令人痛苦的經歷之後，悟出的更高的人生境界，人性在經過超越極限的摧殘後，惡的更惡，善的更善。遺憾的是，前蘇聯尚能從那段罪惡的歷史中走出來，他們給予了索爾仁尼琴和《古拉格群島》以應有的尊重，而在我們的土地上，于艾平先生和他的《原諒，但不能忘記》

卻遠遠沒有得到廣泛的關注。

少年于艾平在絕境中成長了，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和處事哲學。他身邊不乏美好的人物，那個知識分子的病叔，雖然身體羸弱，但不捨晝夜地搜集、記錄民謠民歌；那個被主流社會拋棄的妮兒，用自己的舞蹈讓他們擁有着自己的娛樂。

但于艾平曾經擁有的這個難得的童話般的小社會，仍然沒有抵禦住主流社會的衝擊，他們在「掃盲隊」的狂轟濺炸下，被驅離、拘捕，四散而逃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，以文明為名義的掃蕩，最終掃蕩的是最後一絲文明，和這些表面野蠻的人相比，誰更接近文明，似乎每個讀者都有自己的判斷。正如其「文化革命」為標誌的運動，最終實施的是對文化的徹底泯滅。這種大悲劇，正值得今天的人反覆思考。

《原諒，但不能忘記》給當下陷入物慾至上的溫柔陷阱中的人們，帶來了太多需要重新審視的觀念。這部厚重的大書，不僅僅是于艾平一個人的心靈史和成長史，它是一個時代的軌轍，它告訴每一個人，忘記那段歷史就意味着背叛。如果今天的人們能夠靜下心來，翻開這本書，從每一頁的煙塵裡一定會打撈出珍貴的歷史珍珠。